

校重

古文辭類纂評註

六

評校
音注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三

奏議類下編三

蘇子瞻策斷中○

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

論大小形勢見解既
確而之情亦宜觀無

擊搏進取所以用大
今之東鄰用此主義

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彊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

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_{轄音}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能。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子瞻論兵確有見地。非泛泛作空言以自炫者。_{馮識}

句踐六句

越之事吳。願為臣妾以驕其心。秦利七國之自相攻擊。而不利其合。高祖用陳平計。離間其信。范增增去而項亦亡。西戎夏北胡契。

鄒

春秋邾國。戰國時改。魯周武王封其弟周公且於魯。今自為鄒。今山東滋陽縣。至邳泗境。皆魯地。吳肆楚。伍員對閻閻曰。

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敵。見左昭肆。勞也。隋狃陳。稷之類。對隋文曰。江南土熟。田早熟。量彼收。

便解甲。如此再三。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然後攻之。

蘇子瞻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集音切

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壬音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

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

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

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千余切猿之不可使冠帶。

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薛音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緡疾陵切絮皆以

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

渾棟音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

近今滿人之弱亦由於同化漢人

此從習慣言

夫蓋好兵自取敗亡
非效法中國之爲失也

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七黠切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

后音

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

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

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

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弗音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

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

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

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

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

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

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

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

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强者至有天下

五胡北魏成敗自有
理由亦非盡關於有
法無法之故

以爲不可圖云云可
見當時執政苟且偷
安之概

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

幽燕之地吳至父云此等爲術亦疏

離間之計響應之衆厚歛之怨三者洵爲可乘之勢

中國則不然吳至父云戰守攻之法中國與蠻夷何以異此亦

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囊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

強生分別
張大中國語有過火
之虞然欲警弱國而使
其瞻不得不以此壯
至中國固不敵矣吳
形勢與氣皆不能敵

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尙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唐應德曰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紲

朝觀會同

「周禮」春見天子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按注」殷。衆也。十歲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是謂同。紆也。

狙類

中行說賈生陳繒帛之渾酪乳塹坑烽燧古者戍守見敵則舉火斥堠檢

險阻伺載蔽膝之具冕即平冠旒冠上垂珠申公巫臣春秋楚公族屈巫後仕于晉夫差闔閭子開溝

通水今江都西北抵淮安之運黃池之會春秋哀公十三年黃池今河南封邱縣見西

晉帝自司馬炎至懷鮮卑亦通古斯民族居氐羌種名劉元海即劉淵國稱苻

堅氏種後越種稱慕容雋鮮卑種爰爰然危五代梁唐晉石晉石敬瑭篡唐奄

忽也山前諸郡即燕雲十六州之半尉繚著書號尉繚子陳平高祖謀臣由余本晉人亡

使入秦繆公與語大悅留幽州今京兆薊縣等地乘輿指天子言褒姒以盆盛物戴於首者

蘇子由君術策五

○

提出勢字

善治水者亦善審其
勢而已

黨人所爲由激而成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休音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咆音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壑壑音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懼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

聽其自決而禍烈矣

仍緩上治水

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瀦音蓄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似爲舒緩黨禍而發在子由集中文之最光燄者

濡識

因有權臣之交惡而重臣乃受類權臣之嫌疑歷史所載往往不得其終哀哉

將權臣重臣分別出來

咻也。聲也。

咆水湧聲。

盆聚也。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陽人。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

范滂字孟博。汝南細陽人。

三人皆賢者均

以黨禍被誅

張儉

字元節。山陽高平人。以得罪侯覽被

誅。其行名多破家相容。

鯨鯢

海獸。雌曰鯢。

蘇子由臣事策一

臣用重

○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懽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

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切子六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

漢之武侯唐之贊皇
明之太岳皆重臣也
而武侯尤純

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方望溪曰。所論極當。而得其人。甚難。其材賢。非間氣不能生。其器識。非學道不能成。豈易言哉。

蹶然

恭敬不安貌

衛太子

漢武帝子名據

江充

字次倩事詳見蘇子瞻志林始皇扶蘇戾太子注

申屠嘉

漢文帝時相

通在上前不敬嘉劾之至府徵召通通至謝罪頓首出血嘉怒不解文帝度已困通乃使人召通而謝丞相以解之

蘇子由民政策一

尊三

○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就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彊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彊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

引詩以證其自喜相愛之意

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趙音趙音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粃粃良耜。似音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與餽同伊黍。其笠伊糾。其耨音斯趙。徒了切以藟音茶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音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音挈音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音臠音牡。有球音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很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

所謂民免而無恥也

此謂有恥且格

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致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方望溪曰。茅鹿門云。以競爲號。則不可。特三老嗇夫閭里之耳目。其爲教易。